

宋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二

本堂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卷之三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三

昭五年 盡六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舍音捨傳同。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書名

公如

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牟亡侯反幕亡博反。

秋七

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蚡扶粉反。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疏

舍中軍卑公室也。正義

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是舍中軍者三

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摠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

唯舍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注罷中至軍名。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

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子孺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

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疏

注取其令名。正義曰取其令

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已之不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初作中軍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三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復扶又反。

疏

初作至半焉。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

三家就中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滅入於公令盡屬於已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摠率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摠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已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或以為其軍分為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為言何得云若子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已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已於文簡畧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弟虛為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縱使其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

簡擇取二分○二分扶運反或如字

疏

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

見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之

反○殯必刃反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

皆在襄十一年○閔音宏詛側慮反衢其俱反

受其書而投之

投擲也○帥

士而哭之

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疏

注不以至正門○正義曰叔孫餓死而帶言葬鮮知不得

○鮮音仙徐息淺反注同壽音授

以壽終者名之為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

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

已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泄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季孫命杜洩

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

疏

注從生至正路○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

案禮弓云君為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是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

敢自也

自從

既葬而行

善杜洩能辟禍

仲至自齊

聞喪而來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

攻諸大庫之庭

攻仲王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與音預虛起居反。

疏

大庫之庭。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

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王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

司宮射之中目而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取叔孫氏邑。射食亦反中丁仲反。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使從於亂。使亂大從如字。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也。

疏

使亂大從。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適丁歷反本又作嫡披普皮反析星歷反

見賢

疏

注披析至見罪。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宜以殺適立庶爲大罪也若昭子知雖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已爲功勞也

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塞關之外

齊魯界上關塞悉代反。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齊地。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

不以立已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語魚據反。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

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任音王行下孟反注同。

初穆

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穆子父得臣也。

遇明夷

三三三離下坤上明夷。離下坤上明夷。坤若門反。

之謙

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艮古根反。

疏

遇明夷之謙。正義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爲日坤爲地彖曰明入地中光不外發則爲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

艮爲山彖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

以示卜楚丘

楚丘卜人姓名。

曰是將行

行出奔。

而歸爲子祀

奉祭祀。

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餒奴罪反餓也。

日之數十

甲至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

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晡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

疏楚丘至餒死正王公曠其位○阜才早反與音餘僚力彫反晡布吳反映田結反隅遇俱反

卦意有此四事也是者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為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非從外國入

既已畧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為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為祀之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為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名推演爻之三

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為祀之言故曰其為子後以摠結前言也○注日中至其位○正義曰七年傳曰王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且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位以王公

卿為三日以中食旦為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晡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晡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若據時之先後則從旦至食乃至於中宜

以左旋為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日上其中

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位旦日為三位明夷之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融朗也離在坤下曰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疏注融朗至旦乎

○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為明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是朗為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爻變為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暈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故明夷象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

後入于地失則也此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地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為

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

足故當鳥鳥飛

疏

注離為至于飛○正義曰說卦離為日為雉雉為鳥也離之一卦為日為鳥行故曰于飛日為高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為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

也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

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

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甘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應應對之應謙下如字又退嫁反難乃旦反

疏

注明夷至而行○正義曰卦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為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為陰

位也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為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為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為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為陰爻是有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宜早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又非食時

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體故敗必
於人為言
良為言
疏
注艮為言○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為言也
敗

言為讒
為離所焚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

言○攸音由
純離為牛
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牝類忍反舊扶死反
疏
注易離至為牛○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

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也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

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
謙道冲退故
垂不峻翼

不廣
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
故曰其為子後乎
不遠翔故
疏
謙不至後乎○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

交於鳥為飛不用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為子後乎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

蓋引而致之
○楚子以屈伸為貳於吳乃殺之
造生貳心
以屈生為莫敖
建子
使與令

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汭勞屈生于菟氏
汭菟氏皆鄭地○過古禾反勞力報反後

皆同汭徐扶嚴
晉侯送女于邢上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上
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相息亮

反使所
疏
注傳言至其使○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如彼禮文唯當餼之而已今鄭

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上是敬楚也此兼顧上文故云諸侯畏敬

其○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賄呼罪反

疏注往有至贈賄○正義曰聘禮賓至

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上公二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

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

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女音汝焉於虔反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羈居宜反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

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疏**民食於他○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

家稅以貢公公仰給食自無食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思息吏反謂羣臣慮也一音如字為于僞反**疏**思莫至其終○正義

日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為公圖謀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為謀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屑屑先結反亟紀力反急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諷芳鳳反本亦作風音同○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介音界大叔音泰索悉洛反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焉於虔反從

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

禮成其好。道音導。好呼報反。度之以二國度音楚之勢而行之。度待洛反。注同。**疏**奉吾至二國。正義曰。朝聘之禮。享亦以幣帛。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為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情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禮。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

量二國形勢以傳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為文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

以韓起為閹則足使守門。仇音求。閹音昏。別音月。又五刮反。**疏**注別足使守門。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閹。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鬻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為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也。且欲以叔向為宮刑。明起刑亦次宮也。莊十九年傳稱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閹。知此亦是則也。欲以叔向為司官。為奄官之長。則韓起為閹。亦欲令為門官之長。刑若鬻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

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

疏朝聘有珪。正義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瑑圭。瑑圭瑑璧。瑑以規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其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纁纁八寸。問即聘也。鄭玄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為文耳。公之使既降公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瑑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瑑璧四寸。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瑑入寸。璧瑑入寸。以規聘。亦謂上公之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之。注珪以為信。正義曰。鄭玄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

為信故 享覲有璋 享饗也覲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覲他弔反徐他彫反

執之 疏 享覲有璋 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

使所 疏 所有覲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吏反 疏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

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覲有璋者據上公

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注意義則不

然謂王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覲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饗食之

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

故破享為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為君使執

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 小有述職 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 疏 注諸侯至述職。正義

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職述其所治國之功職也 疏 日孟子云天子適諸侯

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

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省視其功勞也 大有

巡功 天子巡守曰巡功。巡功 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音几倚於綺反 疏 設機至

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

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

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 宴有好貨 所無。好呼報反注及下同 疏 注宴飲至所無。正義

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為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

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是也 食

有陪鼎 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 疏 注熱食至殷勤。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

云食不備禮曰殮餼熟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

陪是殮有陪鼎鄭以殮禮小饗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殮言饗餼備而殮不備也杜以殮生而

殮熟故云熟食為殮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鄭玄云陪鼎三牲臠脚臠臠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

侯之禮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二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是朝聘皆有殮也

案聘禮歸饗餼五牢於賓館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

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腳鼎牛臠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臠鼎羊臠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臠鼎豕臠也在豕鼎之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饗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饗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饗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饗餼九牢死五牢飪七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犬行人注云爵卿也則餼二牢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半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二牢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

年。鄢以敗於鄢。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注於晚反疏云言兵禍始於邲而不注者從可知也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君臣和也。重直用反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姻音因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麋音隕反又其鄭反注同

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

吳荀偃之子。行戶郎反鞅於丈反知音智將子匠反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骼古百反或音各躒力狄反又力各反本又作櫟同賁扶云反選息戀反韓襄爲公

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使所吏反注及下注同任音壬疏韓須受命

而使。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疏注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為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

皆韓起子，凡七人。一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疏注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赤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也。晉人若喪韓起楊盼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喪息浪反。楊盼叔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故又號楊盼也。輔

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食音嗣。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為四家。其二縣也。劉炫以為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疏

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為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即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劉以為韓須不得為家家，不得稱縣，以為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為十家而規杜氏非也。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轂古木反。疏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半柯長尺半是短也。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遺唯季反。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

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仲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也大夫無辱

謝遠啟疆

疏

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啟疆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絕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大不識文勢。厚為韓

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叔向以其所不知絕句多知如字一音智

疏

至不能。正義曰王欲謂叔向以為敖樂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為叔向悉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

諸圉

圉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見賢遍反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自為逆也。娶

七住反為于偽反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產政。驟仕救反。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人愬于晉

愬魯受牟夷愬悉路反

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

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

師討焉

間暇也。誘音酉。惰徒卧反。間音閑。注同。又如字

又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討受牟夷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發例。陳直觀反。重直用反

冬十月楚子以諸

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役在四年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射食夜反。又食亦反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瑱

瑱楚地。過古禾反。瑱素果反

聞吳師出遂啟疆帥

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盧江舒縣有鵲尾渚。遽其據反。岸五旦反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駟人實反。傳中戀反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犒勞。蹶居衛反。犒苦報反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釁許觀

反女音汝守手又反下同亟紀力反

龜兆告吉日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

也○好呼報反使所吏反下同解佳賣反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馮皮冰反徐敷求反注同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備○羸力危反完音九

疏

今君至釁鼓○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為愾怒虐執云云是也

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

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言常卜○易以鼓反豈為于偽反禦魚呂反

疏難易有備○正義曰言知楚為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

是卜○正義曰恐楚王言女既云吉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國之守龜○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又言此以答之

一臧一否其

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

城濮戰楚卜吉其効乃在邲○否悲矣反舊方有反

今此行也其庸有報

志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萊音來

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

觀示也○觀舊音官讀爾雅者皆官喚反注同坻直夷反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善有備○雩音于徐況于反如淳同韋昭

音虛婁力侯反徐力俱反如淳音樓

○秦后子復歸於秦

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五稔而甚反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再同盟

疏注再同盟○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

子來盟是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

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疏合比至罪之○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

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音皮○冬叔弓如楚○齊

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大夫如秦葬

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疏注合先至之禮○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

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

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疏之常法○鑄之樹反

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子產書論遺也○詒以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今則已矣已止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

之爭注及疏命注臨事至爭端○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微于有位又穆王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刺罪五百官罪五百刺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

怒臨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

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

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今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糾之以政糾舉行之以禮守可一定故也

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淫放疏閑之至其淫○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閑之以義曰衛之使合於事也疏宜者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

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居官食祿制為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為刑收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贖為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

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說音悅泄之以

彊施之於事為泄斷之以剛義斷疏懼其至以剛○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

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謂如其已心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

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泄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泄謂有所施為臨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泄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

失於驕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懈倦泄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為政之病故斷之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嚴謂威可畏剛謂情無私

此皆論心故重言之○注聳懼也○正義曰釋詁文也彼作疎音義同○注施之於事為泄○正義曰泄亦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泄下曲禮云泄官春秋書泄盟皆謂當其

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為泄則臨謂平常泄謂當事以此為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泄亦臨也故論語云不故以泄之則民不敬是也○注義斷恩○正義曰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

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尚書僭征云威克厥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

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長丁丈反**疏**猶求至使也○正義曰以剛以上雖率意教人猶為未善更求聖

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是乎可任使也○注權移至畏上○正義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

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勸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

移於法故民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交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偽○徵本又作邀古堯反巧

如字又**疏**注因危至巧偽○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

皆不畏上苦孝反**疏**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微幸

以成其巧偽將有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夏戶雅反**疏**注夏商至以制○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

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為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疏**注周之至九刑○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制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疏**注言刑至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

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為後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相立謗政年謗布浪反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疏**

息亮反洫泥域反注制參至末法○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為其文是制參辟勅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

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為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為書也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疏**詩曰至四方○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

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為儀式刑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四十三 昭公 八